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醫界鏡

第一回 開宗明義講生理 遷地行醫遇機緣

西人曾說我中國人不明衛生之道理，幸虧得風俗習慣，凡百食物都用煮熟過的，以此能保得數千年種族，否則滅久矣，然其餘種種不懂衛生之正多得很呢。我做這部小說，也因為我四百兆同胞，日逐與那害人的衛生物為伍，不曉得祛除的法則，因而生玻既生了病，又不曉得揀選個良醫來調治，只聽人家說得好，便去請了來試試，糊裡糊塗服了幾帖藥，碰了運氣不好，即拿性命送卻。難道吾中國人的生命，真個不值錢麼？我今先講生命要保重的道理，與你們同胞聽聽。世界上有三等的物，一為動物，二為植物，三為礦物。那植物與動物是大有關係的，動物吐出炭氣，被植物的葉梗吸了進去，那植物方能長得茂盛。植物既吸了炭氣，便時時放出淨養氣，以為動物收吸，此乃兩相幫助而成生活的。西人住宅四面多種樹木，即是這個道理。人的生命為動物界第一貴重，固人人曉得的。其中有一最關緊的問題，從來沒有人說過。近來西人雖已發明尚不肯明白白說與人人知道，我且略表一二。他們推究人生在世的道理，說是與那動物植物是一樣的。動物中禽獸蟲豸，植物內草木花卉，到了死滅以後，永遠化作灰塵。人到去世以後，其肥料轉成滋養植物的材料，生靈永歸泡化，無所謂今生的因，即來生的果。那些種種疑神疑鬼的幻想，都從心境上生出來的。這種道理，他們不肯明白告訴人的緣故，一為有礙宗教，二為若人人曉得則人到中年以後，便覺了無餘望，所以近來西人每每講說二十世紀的宗教，恐怕有革命之憂呢。我今略為指點，庶幾使人人知道生命愈加要保重，我身子幸生在這花花世界，多存一日，即多領略些世界生趣。如其不懂衛生的道理，終日營營爭名奪利，那知道名利到手，他的身子已化為烏有。此後上天下地、陰間陽間永遠沒有你的位置了。前人說的神仙，原不過藉以設教的，前人說的地行仙，卻是古今中外著實有的。總之無論何國的人，若能終身講究衛生，自然不藉丹砂亦可駐顏，數百歲往往可得，這不是地上神仙麼？說到此間，我不得不望我的同胞講究些衛生法則，那公共衛生權柄是在官紳的，至於個人衛生，只要我自己時時刻刻研究，就得了。然衛生的條目紛繁，要慢慢講給我同胞聽，今先將那一輩子外面看似保護生命，博得偌大名聲，其實則敷衍平庸，無益生命的，那般醫生們細細摹寫出來，同胞倘能破些工夫，審閱一遍，亦不無小補呢。

卻說自從嘉道以來，時下一種名醫習氣，創為和緩的界說。

說是古時醫名和緩，取義治病立方，總宜用輕和柔緩的方劑。

其說似是而非，一倡百和，於今為烈。始作俑者，乃為常州貝氏，號仲英。這人本是個讀書的秀士，家道素來貧苦，設帳授徒，兀兀窮年，不過博得數十千文。眼見得世上俗醫紛紛，一樣都賺得好銀錢，乃將念頭回過來，轉到醫道上去。從此專心致志，向醫道上用些工夫。將從前涉獵過的醫書，溫習起來，於王叔和、李瀕湖等脈訣，加功研究。巨耐家計愈困，衣食漸有不給之處。妻室廉氏，雖能井臼躬操，不免時出怨言道：「汝坐食山空，恐怕要餓死填溝壑呢。」仲英勉強安慰道：「你婦人家見識太小，我如今本領，比那俗間的醫生高數倍了，只要一掛牌後，行起道來，生意大了，些些家計愁他做甚？你不要學那朱買臣的妻，看不起丈夫呀。」廉氏道：「據你如此說來，何日方可掛牌行醫？」仲英道：「要掛就掛，當揀一黃道日子。」即將時憲書一看，選了六月二十日天醫吉日。

到了那日，買些紙馬三牲，燒了一個發財路頭。供獻已畢，爆竹聲中，門口豎起一塊金字招牌，寫著：貝仲英內科男婦方脈。又寫了許多招子，四面八方，各處黏貼。初起幾日，接連有人請診，豈料運氣不佳，所診之病，大半死症。一月以後，遂無問津者。左思右想，心如槁木死灰，無路可走。幸妻廉氏尚有些見識，道：「人生衣食因緣，命裡注定在那一方。東關外有關帝廟，聞說神籤極靈，你且去求一籤，問東西南北，到那一方去為好，我尚有舊日錄積寸累的廿餘千錢在，與你作行醫盤費。」仲英答應。即於次日早晨，買了香燭，迤邐向東門關廟而去。進得廟門，到神座前焚香點燭，虔禱一番，將籤筒拿到香頭上，轉了兩轉，即在拜墊上跪下，拿籤筒叭哩叭叭，搖了數十搖，突然飛出一籤，看是三十六籤上上。看那籤詞，是七絕一首，道：衰草枯木遇春生，人間何事不通亨。好向東南逢喜慶，此身因果證前身。當將籤詞一紙，放在袋內，付了籤詞錢十四文，回家對廉氏說道：「據籤詞看來，明明注定向東南方去，東南最繁華的，除蘇州外是杭州府最好，我且到那裡去，撞撞運氣看。」廉氏道：「甚好。」當日將行李盤費收拾妥當，吃過晚飯，夫妻二人，絮絮切切，談了一番家事。次早起身，吃過朝飯，移了行李盤纏，出東門，搭了航船，離了常州府，逕投杭州而來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杭州，航船到拱宸橋碼頭歇下，仲英付了船錢，將行李起上岸來。僱了挑夫，一路進得城來。只見市面熱鬧，人煙輳集，一百二十行經商，買賣行貨都有，端的華麗整齊。問挑夫，說離湧金門半里大街上連升客棧最好。當即迤邐迤邐，尋到連升棧住下。歇了兩日，是日正是八月初一，在棧門口掛起一扇金字招牌，比前添入常州府三字，仍舊寫了招子，請人到四城外黏貼。當時請診者，雖較常州稍多，然皆貧家小戶，大半不肯出錢，想來叨光的。鄉紳大戶，那裡有一家來請。看看已有月餘，房飯錢已費去十餘千，再住十日半月，行囊要告罄了，日日在寓中納悶。

此日早起，正值重陽佳節，天氣雖不晴朗，杭城內城隍山登高會，極一時之盛。仲英盥洗已畢，吃過朝飯，將醫寓關鎖，獨自一個出門。只見香車寶馬，絡繹不絕，來來往往，仕女如雲。遂到城隍山遊玩一番，然後再向湧金門一路游耍。出得城來，到西湖邊看看景致，但見錦繡湖山，煙花世界，真是尋常巷陌陳羅綺，幾處樓台奏管弦，確屬繁華勝境。仲英略為賞玩，因心中有事，無情無緒，行三步，退兩步，行湖邊。忽聽得岸邊人聲鼎沸，湖西大雨來了。急急退回，踉踉蹌蹌進得湧金門，看見大街上人多擠住難行，因未吃中飯，腹內漸饑，急欲到棧，想抄近路，從旁街人少處而走。不料仲英在杭月餘，路徑粗知，尚未全熟，心忙腳亂，三四轉彎，不覺走錯了路，越走越遠，漸漸跑到少人家地方來了。雨又越下越大，正沒理會間，忽見旁邊有一座三開間廟宇，前門直開，急忙奔進，已跑得一身臭汗，到中間抬頭看了匾額，乃知是張善人廟。今日重陽節上，香火亦盛。燈燭熒熒，座前神台上，供著許多重陽糕，幾盞清茶。仲英饑腸已迫，遂向廟祝求一方便，討些熱茶，求幾塊重陽糕充充饑。那廟祝姓向名善，人權忠厚，當即送出熱菜來與仲英道：「請客人自用便了。」又另送幾塊糕與仲英，仲英謝了一聲，遂將糕與熱茶吃下，下肚之後，渾身汗垢，愈覺淋漓。

因旬日未洗澡，臭垢層疊，一搔一條，正如藥店裡搥成的丸藥條子。雨尚未住，遂在拜墊上坐下，看看臭垢條子，到也不少，將手一捻，捻成一丸，信手捻去，適見燭缸盤堆著許多蠟燭屑，隨手扒下，和臭垢捻成百餘圓子。當時本出無心，忘其所以。

忽然一看，不覺好笑。見拜墊旁有紙一張，取來將燭垢圓子包好，放在身邊袋內，擬等出門時，丟之門外。見雨已住了，正欲出廟回棧，忽見門外兩人擔了香燭什物進來，看似管家模樣，仲英此時吃了許多茶糕，肚已不饑，重複坐下，瞧瞧動靜。

原來湧金門內大街西偏，有一個富紳趙封翁。祖籍湖州人氏，自乾隆年間，隨父移居杭城，現年近六旬。在四十餘歲上，生有一子，名景賢，號竹生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聰慧異常。自七八歲時，封翁延師教讀，過目不忘，經史子集，無一不熟，古詩文詞，無一不精。而且性情倜儻，文墨之暇，兼喜習武。封翁愛子情切，不忍拂其意，在後園空地上，設一教武場，延請教師，教習十八般武藝，真正文武全才。現年十五歲，已經進過縣學，今自八月以來，感冒外邪，患了伏暑之症，不思飲食，惟喜食文旦之類，日日啖之。以後不食不便，渾身壯熱，胸前挺起，脹塞痛劇，病勢日變沉重。屢次請幾個名醫，朝張言熱，暮李言寒，毫無效驗。封翁急切萬分，求神禱告，各處皆遍。

此日適差家人趙升、趙貴，到張善人廟燒香祈禱。也是仲英合當發跡，時運來了。當時見二人進得廟來，向善連忙出來接著，將擔來之雲外飄香焚燒，大紅蠟燭插起點著，又將供獻之物，齊齊擺在神台之上。趙升跪在拜墊之上叩了三個頭，將公子病情始末，一一訴於神前。仲英聽得親切，自思盤費將盡，何不學毛遂自薦，或可賺他幾貫錢？遂向趙升拱一拱手道：「管家請了，適才聽管家說來，你家公子之病，小可頗能醫治。相煩管家引薦引薦何如？」趙升見仲英儀表非俗，身穿一件元色湖縐夾衫，手執折

扇，料是一個醫生。想來公子的病，各處名醫都已回卻，此人或者有些意思，且適在此間，不期而遇，想是家主各處禱告，誠心感動，天遣這人來醫治公子的，亦未可知。

遂向仲英問道：「先生尊姓大名，貴府何處？現在那裡行道？」

仲英一一回答，趙升道：「原來即在連升棧行道，請先生在此等一等，容我回家，稟明家主來請。」仲英道：「遵命，煩管家速去速來。」趙升吩咐趙貴，將些錢賞了廟祝，在此收拾物件。

自己飛也似奔回家中。不一時回來，向仲英拱手道：「家主請先生同小的即刻前去。」

當時三人辭了廟祝，一同來到趙家。進得門去，經過兩進宅子，到第三進，只見封翁在堂前等候。仲英看他鬚髮半白，頭戴夾紗小帽，身穿藍色湖縐夾襖，手執湘妃竹折扇一柄，足穿黑色緞靴，生得面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身長六尺左右，料是主人翁，即向前施禮。封翁還禮請坐，當分賓主坐定。家人獻茶，封翁道：「剛才家人回來，說先生能治小兒的病，如果醫好，不吝千金相謝。但是小兒的病，胸前脹凸挺起，痛不可忍，不食已半月矣。晝夜煩擾，不得臥下。身上沸熱灼手。此間名醫，個個束手，未知先生有何妙術，可以挽回？且請到內裡診一診脈看。」仲英遂同封翁到上房診視公子，一切病情，都如上所述，至於脈理，仲英自營甚精，其實也隻手常。當時將三指按下，只覺弦硬異常，診畢即索看前醫諸方，寒的、溫的、發表、通裡，紛紛不一，至於伏暑套藥，皆已用過，其實亦是無法。尋思既想賺他的錢，兼說過能醫，須想個法兒才好，忽想到胸前如此挺脹，脈象如此弦硬，必有物阻於隔上，倘能吐出，當前必定見鬆，就可賺他幾千錢了。又想凡百穢臭之物，入口即吐，摸到袋內，恰好方才一包燭垢丸未曾丟落，正可取出一用。立定主意，遂向封翁道：「令郎此病據脈象看來必定有物阻於隔間，湯藥不能下達腸胃，當先用吐法吐出，方可再用湯藥。我有預先制成的二蘆鼓丸，用參蘆、藜蘆、生山梔、豆豉，加些阿魏丸成的。服下即吐，可先用百沸湯，送服五十丸。」當即取一盞百沸湯。將燭垢丸親自與公子吞下。頃刻間，噁心大作，泛泛漾漾，忽然大吐起來，吐出如肺如瓜瓢者不計其數，頓覺爽快。原來都是些文日之類，食多未化，層疊積於胸膈，經此一吐，病已去其一半。封翁大喜道：「先生丸藥真神丹呀。」仲英見其法已中，遂將所有燭垢丸，再分兩次與服，一服三吐，三吐而內脹全平，外熱亦退。封翁喜極，當夜即辦些現成酒席款待，留在書房內歇宿。正是：運去標金無顏色，時來腐草化神奇。且看下回分解。